

抗戰華西壩五大學

維繫中華文化香火

戰時各種講座目不暇接 呈現一派學術繁榮景象



成都華西壩由於遠離戰區，校園清曠，條件相對優越，因此也被時人讚為學術聖地。在中華民族處於災難深重的日子裡，壩上幾所大學的千名師生，上下一心，共赴國難，渡過重重困難。

挖潛擴建 迎淪陷區學生

據陳廷湘教授介紹，華西壩上原來已有著名教會大學華西協合大學(華大)，是一所已分設文、理、醫牙三學院，佔地1,000畝的綜合大學。1938年，隨着戰爭局勢的大幅惡化，原以為不會受到重大影響的金陵大學(金大)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(金女大)、齊魯大學醫學院(齊大)等幾所教會辦大學紛紛向成都送來了求遷信件。為了使身處這些兄弟學校中的廣大青年學生不因戰亂而輟學。經校務會議決定：「華大將竭盡一切努力來接待淪陷區各校師生的到來！」

言出即行，按照應急措施安排，華大一方面緊縮學校師生的用房，騰出女生院部分宿舍和一幢男生宿舍(賈會督宿舍)供內遷學校的學生住宿；把明德中學宿舍全部讓給中央大學(中大)教職工住宿；把體育館暫時作為金大的學生食堂；把附屬醫院新建的洗衣房隔為幾間教室。另一方面又在校園附近，租用部分補習學校的校舍作宿舍。至1939年春，才總算把從淪陷區遠道而來的幾百名師生的食住問題安排妥當。

至於各校所需的教室、實驗室、辦公室等，除原有的設備盡量提供或合用外，華大還充分挖潛潛力，比如把地下室經過維修、閣樓裝上老虎窗即可作為實驗室，有的教學樓的過道兩頭，裝上隔板，即成了窗明几淨的辦公室，基本上也滿足了華西壩內各個學校授課的暫時需要。

1941年冬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位於北平日寇佔領區的燕京大學被封閉。燕大於翌年2月，也決定遷址成都。

「七·七事變」後，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場歷史磨難。由於華北、華東很快淪陷，處於這些地區的近百所高等院校和一些學術機構相繼開始內遷。其中，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區，約有56所。而四川成都則有8所名校進駐華西壩。其中匯聚華西壩的正式教會學校包括華西協合大學、金陵大學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、齊魯大學、燕京大學等5所高校，而這也成為後來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華西壩「五大學時期」(時稱「Big Five」)。近日，記者訪問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陳廷湘教授及參考史料，以了解這段艱苦的華西壩「五大學」歷史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盼，實習記者 劉亮荀、宗露寧 四川報道

互通互融 採鬆散結盟式

伴隨着抗戰的血雨腥風，壩上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地標。校內外籍教師更涵蓋了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多個國籍。面對紛擾的局面，幾所學校採取鬆散結盟方式，统一安排、分別開課，允許教師跨校講學，學生自由選課，學校承認學分。不僅如此，戰時的「Big Five」各種講座、團契組織、課外活動也令人目不暇接。

根據史料記載，各大學的校長每周召開一次例會，教務長每月召開一次教務會。同時，大型、小型的學術講演會、討論會、座談會等，也時常舉行，且名目繁多。「這些會議不受學校或系級的限制，均可自由參加。」當時的整個華西壩呈現出一派學術繁榮的景象。同時，在校園中設有醫學院的華大、齊大

和中大聯合辦學外，又共同創辦了實習醫院。由中大醫學院院長統一指揮實習醫院院務，供教學用的同時，盡可能地大量接收病員，為提高教學和醫療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期間兩個全國性醫學類雜誌也在成都實現出版發行。一是由陳耀真、邱煥揚等創辦的英文版《中華醫學雜誌》，它的出版推動了當時醫學界的科學研究，並使得因戰爭而中斷的醫學文獻得以延續。另一份全國性的雜誌則是由華大湯騰漢教授等主編的《中國藥學會會誌》，對推動藥學研究、交流經驗發揮了巨大作用。

當年的燕大校友，曾任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的黃瑞華也曾笑談，說1979年鄧小平訪美，在20名隨行人員中就有7名是燕大校友，而其中4名即是成都燕大畢業的。當時的辦學質量可見一斑。



陳寅恪輾轉抵川 堅守一尺講台

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周盼,實習記者劉亮荀四川報道)陳寅恪,江西省義寧州人(今修水縣),歷史學家。在他36歲時,即與梁啟超、王國維一起並稱「清華國學三巨頭」。上世紀40年代,陳寅恪曾逗留成都1年9個月,在這裡,他的眼疾惡化以致失明。

3年後的1943年夏天,在抗戰的血色背景中,陳寅恪與夫人唐筼帶著3個女兒從桂林出發,一路上經受着疾病的摧殘,經貴陽,過重慶,再次來到四川。年末抵成都時,陳寅恪的一隻眼睛已經壞掉了。「殘剩山河行旅倦,亂離骨肉病愁

多」,他用這樣的詩句記錄了這一次流離之旅。此次,陳寅恪是受成都燕京大學之聘來成都的,同時受聘於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。是年冬天,成都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在學校的周會上說:「我校遷徙西南,請得海內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前來執教。陳先生業已到校,即可開課。這是學校之福。」不久,教務處公佈了陳寅恪所開課目:《魏晉南北朝史》及《元白詩》,後又開《唐史》、《元白劉詩》。由於聽課學生太多,授課地點改為城外華西大學廣益學舍大教室。

授課著書兩不誤

在華西壩期間,陳寅恪除了上課外,還完成了《元白詩箋證補》一書。書中,陳寅恪憑藉精深的舊學根底和深厚的史學素養,把史學和文學打

成一片,以詩證史,以史證詩,融會貫通,在史學和文學研究中開創了一條新道路。此外,陳寅恪還在這1年9個月的時間裡,完成了12篇重要論文,成為他抗戰8年中最高產的一個時期。

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44年冬,一日,正在家中備課的陳寅恪忽覺眼前一片漆黑,周遭的景物頃刻間離他而去。此時,他歎了口氣,叫來了長女陳流求去通知校方,「今日是不能上課了。」1945年8月,抗戰勝利,雙目失明的陳寅恪聽着華西壩鐘樓的渺渺鐘聲,不禁生出「破碎山河迎勝利,殘餘歲月送淒涼」的無限感慨。

20年後,蝸居廣州嶺南康樂園的陳寅恪依然憶起成都:一首七絕詩流淌在這位翁翁明鏡式的內心:

昔年人日錦官城,曾訪梅花冒雨行。嶺南今朝頭早白,莠枝冷蕊更關情。

戰時淪陷區 遷川高校一覽

時間	學校名稱	遷川地點
1937年	金陵大學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、上海光華大學、山東齊魯大學、中央大學醫學院及附屬國立牙醫專科學校、國立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、山西私立銘賢學院、燕京大學	成都
1938-39年	國立武漢大學、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、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	樂山
1938年秋	國立東北大學	綿陽市三台縣
1939年	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	江安
1940年	同濟大學	李莊
抗戰末期	私立東亞體育專科學校	瀘州瀘縣
時間不詳	中央工業職業專科學校	自貢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盼 搜集整理



師生齊心 艱苦抗日

陳廷湘教授告訴記者,當年西遷大學的學生們入川一路徒步跋涉,艱辛不可言狀。「燕大學生在母校被日軍佔領後,一得到校董會在川復學的消息,即從四面八方趕赴成都就讀。這些學生中有一位叫張澍志的女生,她領着17歲的妹妹和4個同學勇闖日軍封鎖線,快入川時又被山中強盜搶光了所有盤纏。這一弱女子竟帶着同學拖着姊妹一路討飯,最終成功抵達華西壩註冊入學。」

不僅學生如此,辦學期間,老師們也十分艱辛。當時金大留美教授黃方剛與美國妻子同在華大任教,2人工資不僅無力供子女上學,甚至連最基本的果腹也無法做到。後期,黃方剛因長期營養不良患上敗血症亡

故,留下妻子與一雙兒女,只得靠賣油器賺錢貼補家用。

陳教授表示,在課餘時間,華西壩的五大學師生還經常開展多種多樣的抗日救國活動,先後建立抗敵後援分會、華西學生救亡劇團等組織,領導各校學生參加抗敵救國活動。

相關資料顯示,1939年6月11日,日機轟炸成都,華大校園中彈數枚,市民死傷嚴重。五大學防護隊全體出動救護傷員,華大辦公處多次成為傷者臨時住所,聯合醫院竭盡全力搶救重傷者,金女大校長吳貽芳深夜赴各處看望傷員,為防護隊員打氣。華大製藥系女生黃孝卓,奮勇搶救傷員,不幸被彈片擊中,當場犧牲,受到教育部通令嘉獎。